读诗

大匠的构型

2017年 | 第二卷（总第31卷）

读诗

大匠的构型

2017年 第二卷（总第二卷）

主编：潘洗尘
编委：叶永青 宋琳 赵野 树才 侯非 耿占春
秦龙 雷平阳 潘洗尘（以姓氏笔画为序）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诗·大匠的构型 / 潘洗尘主编.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7
ISBN 978-7-5354-9767-3

Ⅰ. ①读… Ⅱ. ①潘… Ⅲ. ①诗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9073号

责任编辑：沉 河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天问文化传播机构　　责任印制：邱 莉 胡丽平

出版：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哈尔滨经典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720毫米×1020毫米　1/16　印张：16.125　插页：4页
版次：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行数：8230行

定价：39.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银河系

001 被抵押的日子（10首） 黄礼孩
005 时间表：2016（20首） 何小竹
012 喜鹊的眼睛（12首） 哑石

生于六十年代

019 蜗牛（19首） 余怒
024 平安帖（18首） 秦巴子
030 纪念一个寓言（10首） 从容
034 那个男人（5首） 非亚
039 读诗标准（15首） 阿毛
045 徐州（8首） 高春林
049 淤泥之子（9首） 草树
053 表达（13首） 樊子
058 朗读者（11首） 程维
064 着急地写下春天（10首） 雪松
067 在夜色中复活的段落（5首） 李永才

穿越词语

V

070 新疆纪行（19首） 耿占春

078 甘肃：史与事（7首） 阳飏

085 曾有一些美好（6首） 廖伟棠

088 伤心的绝学（18首） 胡起起

095 大匠的构型（5首） 李建春

099 草原上只有酒杯（20首） 轩辕轼轲

104 世界上有过这样一个女人（9首） 颜梅玖

109 我喜欢简单的事物（10首） 离离

113 镜像之美（7首） 娜仁琪琪格

116 在布尔津咖啡馆（8首） 马越波

120 待在荒芜的当代（9首） 江汀

124 杭州记（9首） 黄海兮

127 今夜，大雨滂沱（8首） 姚彬

130 今年的第一场雪（7首） 渝儿

133 刀落草丛（8首） 德乾恒美

136 山河路人（7首） 冯谖

139 暮色辞（6首） 关子

142 雪莱记（7首） 郭建强

145 万物生长（8首） 郎启波

148 如果老之将至（7首） 李郁葱

152 坚果诗人（6首） 李勋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154 1967年的早上（11首） 张浦秋
157 太阳死了（7首） 湘莲子
160 夜间飞行（9首） 谈雅丽
164 思乡曲（8首） 朱夏妮

长调

v

167 苍凉归途 梦亦非
191 片羽 胡亮

住在家里的诗

v

199 中秋夜致柏桦（2首） 赵野
200 我经历过一段灰白的日子（6首） 关晶晶

台湾诗刊

v

202 冰河期的开始（7首） 鸿鸿
207 除此之外（10首） 紫鹃
211 列岛拾零（10首） 方群
214 火车快飞（4首） 黄冈
219 窗外有河流过（7首） 颜艾琳

巴别塔

v

222 ［波兰］赫伯特诗选 蔡天新 译

深度批评

v

228 蓝色反应与另一种汉诗 沈奇

——有关新诗与外国诗歌译介的几点思考之『虚拟论文』的『引文』百年新诗的历史意义 李少君

235

空间·对话

v

241 抽象『象』吗？ 树才 vs 李磊

映像

v

封面诗人 何小竹 哑石

驻刊艺术家 李磊

被抵押的日子（10首）

黄礼孩

被抵押的日子

木栅延伸，旧生活长长的影子
像海浪在民国之前晃荡。微信上
耽溺于幻想的人，他早已遗失了
过去的游戏和四处生长的生活
湿地消失，教堂被毁
这一切置在猛烈的阳光下
鸟鸣加深了它的阴影
生活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
那些被抵押的日子充满了敌意
它正向我们追赶而来
所有的影像调成静音的电影
放映着灰色鹅幻想茉莉的画面
那从镜头里走下来的兄弟
亲切又陌生，他有被爱的需要
隐身的暮色，爬上他人生的山坡

条纹衬衫

风尝着未知的灰烬。就此别过
一个囚徒被押往徘徊之地

凭什么去解开生活的纽扣
疑问是条纹衬衫
穿在身上，像一个从污水之河里
上岸的人，蹚着水。这包裹的水纹

渴望阳光猛烈地折射生活
阴晴不定的游戏
为躲开谜底而涂黑这个世界
一只病虎，轻盈如蝴蝶
没有蔷薇之园可穿过，它提着镜子与灯
寻找一件边缘潮湿的条纹衬衫

世界需要新的编织，需要绣出爱的颜色
却从不脱下那件死亡的衬衫
猫头鹰躲在口袋里，幽灵一般的视像
随时把命运带入不祥的黑色梦境

风吹草叶参差不同

一棵树，它必须钉在土地上
风踩着叶片也可以去到云天
进入挪威，生活奏出婚礼的节奏
伤心的人，他要躲进另一个时辰里去
生活的文字，分配给诗歌的是如此稀奇
它却用最少召唤出无限
就像联想的波浪一浪高过一浪
冲刷阴影中的泪水流动，闪烁着起伏
我们生来不仅仅四平八稳活着
欢爱时，也要看到风吹草叶参差不同

两只蝴蝶在交谈

一朵云呼唤另一朵云
它们对接成花朵盛开的形状
两只蝴蝶在抽象的图案里嬉戏
从瑞典到挪威，云朵下的边境
防线消失在大海般的黑森林里
我们丢掉了旅行指南
好奇心鼓励了我，隐入繁花浓郁之处
试图听出翅翼优美的昆虫在关心什么
人们在此愉快畅谈，没有人想起
两棵树之间是否躲着幽暗的密探

在阳光疏朗之处，我抒情诗般呼吸
生活把我引来此地，时间在打听
所见未见的玫瑰，绽放人性的欢笑
半梦半醒里跨距间的倾听
就像心灵之内有一个对话的他者

对此，我深信不疑
这个相互允诺的时刻
两只蝴蝶之间的交谈
不存在被隔开的空白

星空

秋天的单簧管越来越繁复
停顿或联合，将天使与撒旦带入梦境
这似乎不是一场游戏中的喜剧
你爱的人动身离开多年的城市
厌倦了旧地方，却也没有爱上新住所
新的野蛮横穿大地，到哪里都听见忧伤的歌
年年开花的柠檬树遭遇了果实的遗弃
在风中，于水里，那些往昔的安逸之地
随风的东西被刮得七零八落，生活比蒲公英还轻
在更小的夜，你想你的星，它或许在北极
或许在南极，但不在你的呼吸里

夜气

时候尚早，足够我们去
凝视每一样深不可测的事物
直至它在内心变得简约起来

黄昏之后，夕阳的消失宣告了
我们对逝去的一切心存残缺的怀念
叶子在洁净的夜变得越来越冷时
我忆起父母，他们像黝黑的影子
在劳作，直到静谧的下弦月照亮

夜深，水的流淌像植物的薄纱
它托起一座山庄，身体的牢房
此时被打开，草木散发清香
一个生灵呼唤着另一个生灵
每一个都在相互倾听，带着看不见的气

古老的夜晚经过教堂
高墙之上，梅影斑驳，无知，无邪
我们交谈，面庞变得清晰起来
夜气带来群星闪烁的天赋
像未唱出的歌留存到明天

看不见的鸟

时间盗走的没人看见
替岁月辩护的赢得了一场梦
宛如葡萄藤触丝的影子
有风雨的气流经过，却没有伤害到它
小昆虫神游在低矮的灌木丛
一只看不见的鸟掠过
它的味道不是我们熟知的一切
我想更多地收集它们的气息
可大地唯有香气不需要储存

丢失

岁月被磨损的部分
在脱落，像花瓣
落在泥土上，它的花纹
在余光中献出逝者的秘密

蜜蜂不是为蜜而飞
花朵却为果实死亡

岛屿

我们常提到无人居住的岛屿
它是大海光中燃烧的婚床
歇息不需要在床上
就好像岁月可以不在日历里
我们还说起，湿润的肌肤
闪耀着心神不安的来访者
树林里白色的雾已散去
倒影中的旧灯塔隐约可见
它是大海站在岸边的一注泪水
不再说话，专注海鸟用小脚
一点点在沙滩画出的地图
我确信岛屿是你召唤时的回声
那些香料和珍珠可以再一次丢弃
凡是有气息的都与你一起欣喜地歌唱
羊角叶肆意的生长已揭开一角
鲸鱼向上的喷泉竖起另一个水的形体
荫翳移动，未完结的生命
如斜向海面的椰子树，悬浮的果实

倒映到水里，细小的波纹像极了贝壳
此时，没人知道，如桨之翼扇出的风
与沙子、鸟翅、风帆，还有植物一起旋转
它们是自然放养在别处的野马
它的鬃毛，在黄昏的夕光里辽阔地疾飞

回忆不过是植物的泪水

黄昏，一个忧伤的神
在不远处破碎地歌唱
用不了多久，海平面的光线
就链接上星星的光焰
我看见海风停留在木麻黄树上
那些细小的叶尖涌出的液
混合着大海的腥味，奔腾着
在一个叫下洋的码头
我与一位少女相遇
如今我坐在沙滩上冥想
怀念如绿光燃烧的香蕉树
砍过之后又长出新的
纯真的时刻如此短暂
回忆都是植物的泪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时间表：2016（20首）

何小竹

回来了

你好，高更先生！
哦，你好，邻居。

高更先生缩着脖子
表情有些忧郁
邻居却是个大块头的女人
黑亮的皮肤，饱满的乳房
显得喜气洋洋

这是在南太平洋的
一个岛屿上

想象高更先生
要是在日本，另一个岛屿上
他的邻居是一个小乳房的
雪白皮肤的女人
弯着腰，神情忧郁地
守候在黄昏的门前

回来了，高更先生？
哦，邻居，我回来了。

那么，高更先生的表情
还会是忧郁的吗

旅行

从云南到四川
经过一些县城
小镇和村庄
以为旅行是一种解脱
没想到
也是一种厌倦

关键是，没有新鲜
所有风景、故事
都不在意料之外

酒也是，不想喝了
一杯可以，两杯还行
喝上三杯，万念俱灰
在旅行的中途
唯有睡眠是渴望的

看窗外，再好的阳光
花朵，也兴奋不起来
鸟叫更是让人心烦
尤其四川的鸟

想得太多，有恐惧

那么，现在这样
如何？是不是舒服一些
嗯。然后又是沉默
这次不像是沉思

十株玉米

我在屋顶
种了十株玉米
我的想法是
今年可以看着玉米长起来了
而去年，同样的位置
我种的是番茄
那么，明年你又种什么
我想了想，明年
可能种几个土豆
或者，还是玉米
看情况吧，明年的事
现在怎么说得了

一次事故

这不是一次事故
他沉思着，想要解释
但很难，不是羞于启齿
而是无从表达

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他终于说出来
都是心理上的，总是

屋顶上的桃花

屋顶上的桃花开了
我想起了李万峰
他去年将自己的诗编辑成册
取名桃花，在网上销售
我曾经为他这部诗集
写过赞美的话
我说，李万峰在攀登一座
诗歌的高峰，如果

这座高峰有7000公尺
那么，这部桃花
已到了4000公尺之上
可喜可贺
要知道
成都的海拔
才300多公尺

夜深沉

又回忆起一些细节
中途抽了一支烟
你接一个电话
我猜出是谁
于是又抽了一支烟
这次抽得有点猛
站在地板上
你比想象的高
后来就听见隔壁房间
有人放音乐
你问是什么音乐
我说，是京胡曲
夜深沉

气息

一直很疑惑
为什么会是这样
今天终于有答案了
就是气息问题

气息不对
再怎么说
都不对

外面在下雨

外面在下雨
但外面的鸟儿依然在叫
雨水让人裹足不前
并理所当然的
待在家里耍手机
他说，想要这雨永远下下去
是不现实的
下一天算一天吧
雨会停，但是时间
像他说的那样
永不停歇

突然

突然，我感觉如此寂静
这时候做什么都是多余的
我控制着自己，几乎是
屏住呼吸
躺在这寂静之中
让大脑保持一片空白

何先生，那首诗还记得吗
僧推月下门
野渡无人舟自横

某件事

其实，把想说的话
全部删掉
一点问题都没有
剩下的仍然是
你想说的
比如今天吃晚饭的时候
我还在想
对某件事
要不要那么期待
后来回到酒店
又想了一下
还是决定
算了，删掉吧

暴雨

有的人，或有的事
怀念起来就感觉到它们
不值得怀念
我就要离开这个城市了
今晚十点半的飞机
一切都按部就班
并在按部就班中躲避
内心的勉强
如果硬要说我还怀念着什么
我怀念前两天的暴雨

无花果

我问
花在哪里
她扳开果肉
让我看
花在里面

时差

地处太平洋时间的
加州，萨克拉门托市
身体的反应仍然是北京时间
以至于不知道自己
此时犯困是否属于正常
急忙查看北京时间
现在几点了
其实对于眼前的时间
也经常需要通过手机去换算
并在换算结果上多加一个小时
（现在是美国夏令时）
这显得很不方便，所以
昨天我就去买了一块手表
戴在手上
当睡不着的时候
先看看手表，4点30分
再看看保留在手机上的时间
20点30分
心里一下就坦然了
这个时间，睡是合理的
不睡也是正常的

加州1号公路

我告诉达恬地

早年我写过一首诗
叫“桉树的味道”
达恬地说，他记得
他还翻译过这首诗
此时，我们正行驶在
加州的1号公路上
公路两旁
是散发着浓郁
桉树味道的
美国桉树

小约翰镇

其实，并不确切知道
这个十分靠近加拿大的美国小镇
该怎样用中文命名
johnson, vt
江森，这是对johnson的音译
vt，是佛蒙特州的缩写
就像sf是三藩市的缩写一样
但在汉语翻译的习惯上
johnson即是约翰逊
johnson，vt
即是佛蒙特州的约翰逊镇
而我们的美国朋友告诉我们
这个约翰是另一个约翰的儿子
即小约翰
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和吉木狼格
将我们居住的这个小镇
称为小约翰镇
在朋友圈发帖的时候，便这样写：
“下午，一些美国居民
开着车来到小约翰镇
为的是坐在草坪上
一边吃热狗和爆米花
一边欣赏一场露天音乐会……”
或者，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
“在小约翰镇，感觉时间总是过得很慢。”

飞越太平洋

吉木狼格在海滩上
昂首踱步的时候
我猜想他心里一定是豪迈的
因为他突然转过头来
说，我们曾经飞越了太平洋
听他这么一说，我也想
是啊，而且就发生在前两天
只是当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
因为那九个小时，我们
一直蜷缩在机舱的椅子上
不是睡觉，就是吃东西，看电视
也没机会往飞机的外面看
现在，站在海边，看着浩瀚的海平面
才一下觉得，啊，真的是
我们飞越了太平洋

英语

这里所有的人
包括巴西人，印度人
保加利亚人和新西兰人
可能还有以色列人
（当然更多的是美国人）
相互都说英语

就我和吉木狼格
两个中国人
完全不会说英语
所以，当有人主动
走过来
和我们打招呼
一开始我们很高兴
嗨，哈罗，你好
但多说两句
就无言以对了
到后来
只要发现有人
准备走过来
和我们打招呼
我们就会感到紧张
吉木狼格说
面对英语
我们像两个傻瓜
嗯，我还补充一句
是中年的

作家不怕下雨

这个小镇本来就冷清
连下三天的雨
就不仅仅是冷清，而是
有些凄冷了
包括今天是星期二
小镇例行的露天音乐会
乐队仍然在台上打鼓和嘶叫
但下面观众寥寥无几
这与我们刚来小镇时遇见的
不一样，那一次没下雨
但我在想，下雨了
为什么还要例行公事呢
歌手们在台上要是看见下面没人
情绪是会受影响的
这跟我们作家不一样
作家写作的时候最怕旁边有人
对面站一群人更恐怖
所以，应该说来
作家是不怕冷清的
自然的，作家也不怕下雨

铁皮屋顶后面的那棵树

我看了半天
铁皮屋顶后面的那棵树
不是桉树，也不是榕树
但跟桉树和榕树很像
树的后面是云
很亮的云
铁皮屋顶反射着阳光
也很亮，并且刺眼
我就这样坐在台阶上
一边抽烟
一边看着铁皮屋顶
和屋顶后面的那棵树
计算着距离回国的时间
还有多少天
真的是归心似箭

在美国做中国的梦

第一次梦见的是重庆火锅
第二次梦见的是面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